

到石竹山做梦去

石华鹏

眼下中国,有一个炙手可热的词汇,叫“中国梦”。各种会议上谈论着,各类媒体上讨论着,可谓:家梦国梦天下梦梦梦如花,你心我心大家心心心相印。绽放如花、任重道远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不仅成为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而且成为照亮人们前行的一道精神光亮。

“中国梦”很热,热辐射的范围也很广,很多人都耳熟能详,但是说起福建福清市西郊那座因“梦”闻名的山——人们在那里祈梦、做梦、圆梦被称为“中华梦乡”的山,我想知道的人就少些了吧。“中国梦”是新近涌现出来的事儿,但那座能带人进入梦乡的山,其祈梦习俗已有千余年历史了,始于汉盛于明,兴旺至今,是名副其实的梦山,且在华夏神州独此一山。

那座山叫石竹山。因满山奇石秀竹而得名。石如何奇绝?竹如何秀美?有诗为证:“石能留影常来鹤,竹欲凌空尽作龙。”石竹山属闽中戴云山余脉西山山脉南段,主峰状元峰海拔五百三十米,此地夏无酷暑,冬不严寒,四季青绿,山水相依,为胜景之处。

石竹山很有些声名,福建各地和我国台湾以及日本、东南亚诸国每年都有络绎不绝的人慕名前来祈梦、朝拜、赏

景。山之声名因人而更盛,名人也因名山留之久远,石竹山亦是如此。踏足石竹山的历代名人雅士很多,具代表性的人物有:

宋代理学大师朱熹,他在登山途中的休憩亭中留下意境深远的诗句:“两山相对终无语,一水独流似有声。”

明朝大旅行家、地理学家徐霞客,于公元一六二〇年六月中旬慕名前来石竹山,《徐霞客游记》记载:“闻横路辟西十里,有石竹山,岩石最胜,亦为九仙祈梦所。闻有‘春游石竹,秋游鲤湖’语,虽未合其时,然不可失之交臂也。乘兴遂行。”

清末帝师陈宝琛到此游览并留下题匾:“虽痴人亦能说梦,惟至诚可与前知。”

其中流传甚广的是福清本地人、明代内阁首辅叶向高的故事。叶向高年轻时不仅在山中祈梦求签,还曾住观中攻读经书典籍,后功成名就。叶向高晚年曾对人说:“石竹何氏所栖,岩壑奇绝,祈灵如响……得梦甚验。”由于乡贤叶向高等众多名士祈梦应验,拓展了石竹山梦文化的传播。此外,长乐状元马铎、文渊阁大学士李光地、海军将领萨镇冰等名人也都与石竹山祈梦结缘。

自明代以后,大量的善男信女,都慕名前来石竹山烧香拜神、祈梦求签、许愿还愿,慢慢地,石竹山被美誉为“九仙祈梦所”“石竹仙境”“中华梦乡”,其名也便日隆了。

到石竹山做梦去!石竹山让你梦想成真!没到石竹山,便被石竹山梦境般的神秘和神奇所吸引,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深秋时节,我慕名前往石竹山,想感受一下石奇竹秀的仙山,看看“白日”究竟如何“做梦”?

出福清市城区西行不远,便到一大型人工湖边,湖名石竹湖,湖内有一小岛形如鲤鱼,也称鲤鱼湖,岛上栖有数千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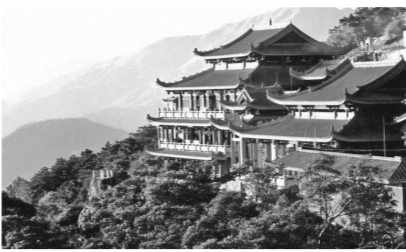
鹭,白鹭一起降落,湖面碧波荡漾,美似一幅画。湖边有山,西岸即为石竹山。在石竹山南麓,从山脚抬头仰望,红墙橙瓦的廊檐古建筑群如同“挂”在山腰一般,翠绿掩映,香烟袅袅,宛如空中楼阁,那是石竹山道院,我们祈梦的地方。

我们没有沿登山道上山,选择了快捷的现代缆车——缆车,懒人坐的车。无疑,坐缆车丢失了一些风景,也收获了另一些风景,视野开阔,一览众山小。徐霞客当年上山时没有缆车,走的是登山道,“石阶宛转曲折,树荫遮蔽,弯曲如龙的树干老藤盘绕在陡峭倾斜的岩石上,猿猴上下跳跃,啼叫声不断”,如今当然难见此景象了。

出缆车,在山腰的山道上西行。石竹山岩壑奇绝,翠竹遍山的情形便是见识了。岩、洞、峰、塔、石奇妙地变迁组合,形成了一线天、二塔、三岩、四泉、五仙、六洞、七峰、十二石等一百零八胜景,有时在岩洞中穿行,见识石峰的妙处,有时在悬崖边行走,欣赏远山的浩渺。

往上转两道弯,从石洞侧门进去,一出洞就是仙君楼、观音殿、文昌阁等道院的古建筑了。祈梦、做梦的主神殿是仙君楼,它是石竹山道院最著名也是历史最悠久的建筑。这里供奉何氏九仙,他们就是传说中在梦中点化世人的神仙。我们来到仙君楼时已是下午时光,来此祈梦的人不是很多。靠着大殿的墙根铺着一排排草席,有人跪拜何氏九仙后,就躺上面睡觉做梦。这个不大的主神殿里,据说有时有一两万人在这里求梦,只能站着“睡”来求梦,“像插秧一样站着,还蹲不下,跪不下”。

这里为什么要供奉何氏九仙呢?这也是石竹山为什么成为“梦山”的缘由。相传西汉时期,闽郡太守何焜生有九个儿子,但离奇的是,九个儿子除长子额头正中竖长一目之外,其余皆目



盲。何太守是中年得子,虽然满心欢喜,但却因此不胜苦恼。长子安慰何太守:“父亲不必悲伤,所谓大道无形,且五色令人目盲。茫茫红尘,庸俗过甚,我等是担心受到了外界的干扰,而破坏了修道的诚心。其实我们兄弟几人心如明镜,何尝一日目盲?父亲请放心,等到我们几人道成之时,便是我等目开之日。”九子在世三十三年,有一天,忽然要拜别父母,何太守夫妇虽然不舍,但也无奈,送别九子来到闽江之滨。只见九子各取闽江龙津之水擦拭双目,顿时目开眼明,炯炯有神。自此九子得道,飞升成仙。后来他们到了石竹山,继续潜心修炼,并且以梦点化世人,泽被黎民苍生,因此被当地人尊称为九仙。这就是石竹山供奉九仙的由来。

主神坛有求签的,我按照规矩念着生辰八字、家住何方、姓名谁,求什么,在一个很大的铁罐子里抽出一支签,付了钱从一位老者那里得到签文:凡人建屋先筑基,柴木规模要相宜,君若不堪栋梁用,必然也作大门楣。我没有向老者求解签,那就自己想想吧。

听说主神殿后面有个祈梦洞、祈梦石,在那里最容易做梦。从主神殿后边门出,穿过一段廊,就到祈梦洞了。所谓祈梦洞,就是一个山洞了,洞内灯光昏暗,供奉九仙,一圈草席铺在墙根,我躺上去,想在这里做一个梦。躺下去后,似乎有一种奇特的磁场环绕,让人有似睡非睡的恍惚的感觉。睡了大约二十分钟,我坐起来,我没有做梦,同行的三位也坐起来了,其中有一位说她做了个梦,做了什么梦,做梦的人说保密。

来石竹山为什么容易做梦?也许是一种心理暗示,也许石竹山具有了风水学上的“藏风聚气,得水为上”的条件,也许是千百年来人们内心的一种“信”吧。有梦总比无梦好。

松山湖杯

“我的中国梦”文学作品征文

中国文艺报社
中国散文学会
主办

东莞市松山湖管委会宣传文体局

逢年过节本是家家团聚欢聚天喜的日子,尤其是孩子们,总眼巴巴地穿花衣、放鞭炮、串亲戚、收红包,是早也盼晚也盼,终于盼到一年到头的大节日。然而一位表亲告诉我,他正为上初中的女儿假期上补习班的事发愁呢。我很不以为然:现在的孩子学习压力大,放假更应该好好玩耍放松才是。不料这位表亲哭笑不得地说:“谁不想让孩子高高兴兴玩一个假期,可不补课别人会补,开学的时候就追不上人家了,孩子自己也难受啊。”我问:“为什么现在的孩子都要补课呢?我们过去上学,假期就没补过课,不也考上高中上了大学吗?现在有没有不补课的孩子?”他说有,但不补课的孩子基本上是没点什么希望的孩子,老师是看不上、不屑管的。我又问:“学习前三名的,也要补课?”表亲灵丧着脸无奈地说:“就是第一名也要补!不然很快就被别人赶上了。”他悄悄告诉我,还真有些老师在课堂上不把教课内容讲完,故意留一点放到补习班上说,孩子要听全,只能去补课。我听后哑然,一时竟找不到话来反驳或者劝说他。

表亲又说,你们北京还算好的,

灯下漫笔

我们常说的家庙湾,就是老家陈家庙前的水湾。世世代代一直叫湾,具体的是湾涯还是湾沿,现在突然化为文字倒是拿捏不定了。有些东西只能是口耳相传的,文字一旦表达,就丧失了它们很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韵。

查了字典和百度百科,涯和沿都有水边的意思。看来村人的叫法还是很准确的。大人叫我们到湾涯边玩,就是到水湾边去玩了。大人没有说“到湾里去”,湾是省略了的水湾的意思。

家庙湾路北是陈家庙,应该是明朝年间陈姓人家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老鸹窝迁来后建立的。里面有供奉牌位的神台。立柱,偏门,前厦,以及庙上面的雕塑和瓦当还是很精致的。家庙“文革”中给了一户人家做了房子。后来他们家把家庙拆了,盖上了新房子。

家庙湾南边是两户人家,是大虎和他叔叔家的草屋房子;东边原来是我们的家院,打麦子、收谷子的场地,新中国成立后,自然归了公,让两户张姓人家在那儿盖了房子。我收藏的老家地契还有家院东西北南边界的记载。

西边就是我们家和大爷家。大爷家在前院,我们在后院,其实是一个院子哥俩分家南北平分开的。我们家西边是春阳大爷和夏阳大爷家。他们家分家是东西平分,所以只有三间的一长溜,我们家是扁的六间房子。

我们家湾涯边上种了柳树,长着接抱粗的四五棵。到了夏天,知了不停的成百上千,一刻也不停地叫。一次大

教师《信约》的启示

王金昌

许多外地市县里,不少中小学校的老师私下大办补习班,假期比学期更加忙碌,学生也更加辛苦。二三十个学生挤在租来的民房里,听课、做习题,一节课下来每人每一两百元,每天最多两节课,每周最少上两天,算起来每个学生一个月至少要一千六百元补课费;你没听说吗,现在放开了“单独两孩”,打算生二胎的人也不会太多,不是养不起,是教不起。

还说,有的补课老师一家人形成了“产业链”,有给学生做饭的,有接送学生的,有专门采购文具的等等,各个环节收入都相当不菲。许多老师靠补习班发了财,收入远远高于工资。

可不是嘛,去年十月我在清华大学听国学课,授课的知名教授也屡次说到自己还有校外别的课要上,甚至连板书都不做,匆匆讲完就拔腿走人。

我看到一张一九二八年教师《信

约》(聘用书),是我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北京汇文学校校长高凤山给国语教员孙锡廷的聘书,一共有八项内容,其中第一条:“教员宜本教诲不倦之精神谋求本校教育宗旨之实现”;第二条:“悉心指导学生课外各种作业”;第四条:“不得外兼他事致不能专心教学”。

这份《信约》,不仅以明文规定的形式对教师的行为做出了约束,还从师德的层面为教师指明了为人师表所应具备的“教诲不倦”的操守与素质。汇文学校先后培养出了以彭雪枫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王大珩、王忠诚等二十多位院士为代表的著名科学家。

现在看来,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学校与教师签订这样的契约,以及契约的内容,可能是当时极为普遍和约定俗成的现象,是我重现教育,倡导“为人师表”“教书育人”的国度,教育宗旨的历史延

续和传承。我想,八十多年前或更早的时候都能够做到“悉心指导学生课外各种作业”和“不得外兼他事致不能专心教学”,在如今更为优越的教育资源和社会制度下,为什么反倒做不到或做不好了呢?

教育部《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有明文规定:中小学教师要自觉抵制有偿家教,不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国务院办公厅、各省省政府也有文件规定:严禁中小学教师举办或参与举办各类收费培训班等。那么,是有令不行?还是教育主管部门监管不力?抑或是部分人忽视了自己教师的神圣职责?《论语》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乱办补习班成风,功利心远远大过了教育的目的,不良影响加诸于孩童身上,祸患深远。

在惋惜那些莲藕时,我们却已经在水湾里游泳了。狗刨、打砰砰、仰泳、踩水……各种野路子的游泳方式各显身手。水湾东西有二三十米宽,南北有四五十米长,一拨拨岁数差不多的孩子交叉着比赛,一些大一些的孩子,能憋着气一猛子从东边扎下去到西边才出来,那是我们非常佩服的。

湾涯边有菖蒲,其实是莫蒲,护卫着湾涯边,还有白蜡和棉槐墩子,大虎叔家后边的阴凉处长着绿绿的青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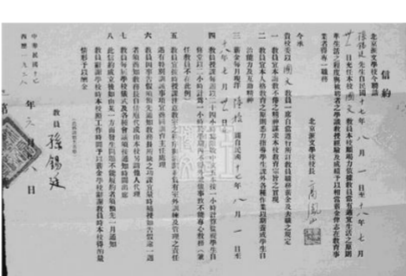
护住了水土不流失。所以家家户户在那儿还是很安稳的。后来这些都一点点没有了,分了地后,一些人养了很多羊,吃光了所有的绿色。

家庙湾也是洗衣服的地方,大姑娘小媳妇聚集在水边洗衣,非常干净的水,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垃圾。家家户户一年也杀不了一两只鸡,拔了鸡毛也都是倒在河边树林里的一个洼处掩埋掉。择下的菜叶,满院子的鸡、鸭和鹅都会吃得一干二净。那时候没有塑料袋,玻璃瓶子也很少,所以到处整洁。

大爷是寡言少语而勤快的人,每天将湾涯边打扫几遍,特别是到了夏天的晚上,湾涯边是村人凉快的好地方。大人小孩铺上凉席子,坐着躺着的,看着

星光在水湾里闪烁不已,天上地下,真的进入了梦幻一般。

村子里总共有八个水湾。分布在前街的尹家庙前,西头的小水湾,海子涯湾,西湾涯,鬼湾子,四队的湾涯,林业东边的湾涯,以及村外的北堤湾。特别是家庙湾以及和它紧邻的海子涯湾,中间最深的地方大致有十来米深。从小就一直在怀疑水湾是怎么形成的。



教师《信约》

我曾经问过已经过世的读过私塾的庆恭、庆林两位村里最有文化的老人,他们和我讲过,是以前村子里有在外当了大官的,后来犯了事,给满门抄斩了,然后不光是诛灭九族,挖掉祖坟,而且还将家族的宅子深挖几十米,永远断了他们的烟火和风水。那时听得骨悚然。可见当时法律的威严,但更多的是不通人性。一人犯罪一人当,应该是时代的进步了。

现在水湾里没有水很多年了,更多的是塑料垃圾玻璃瓶子玻璃碴子,差不多要填了一半深。前一段听说所在的县级市要评文明城市市,为了不让这个我们小时候的乐园如今是垃圾场的家庙湾“丢人现眼”,村里用预制水泥块将家庙湾整个一圈高高围了起来。

如今,村里只剩下了海子涯湾,西湾涯,也因为过度河流挖沙,工业用水等原因已经干涸很多年了。那些荷花遍地塘,荷花香飘满村庄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就像一些地方,只剩下了一些名字,而真实早已掩盖在历史的尘埃中了。我还是怀念有家庙湾的童年。

今年是欧阳山尊先生整整一百周年的诞辰,使我们不能不怀念他,更怀念他谢世前最后的、闪闪发光的话语。

山尊(剧院里大家都这样亲切地称呼他)是北京人艺的副院长、副总导演,几十年来曾经执导的剧目很多:《非这样生活不可》、《仙笛》、《日出》、《带枪的人》、《关汉卿》、《三姐妹》、《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霓虹灯下的哨兵》、《李国瑞》,等等,基本上都是中外古今的经典作品,在观众当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有的戏至今令人念念不忘。

山尊是中国话剧艺术的创始人欧阳予倩之子,也是戏剧界的老前辈,诞生于一九一四年,谢世于一九〇九年,享年九十五岁。他的一生是在戏剧艺术创作中辛苦度过的,出人意料的是,在谢世之前竟然给我们留下这样一席很不一样,又很值得品味的的话语来——

“鲁迅说过:‘有声音在前面催促我,叫唤我,使我息不下。’我自命是一匹不知疲倦的老马,如今这匹老马更老了,筋骨不如从前,赶路喘气,腿还有点痠,但是我仍息不下,因为有声音在前面催促我,叫唤我……”

我生于忧患老于安乐,目睹国运昌盛人民幸福,对生活充满信心。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自然规律无法抗拒,因此立下一个‘遗嘱’并在后面做了几点如下的附言:

介绍生平时不要称我为什么‘家’,只需称作‘中国共产党文艺工作者’。

举行遗体告别时不播放‘哀乐’,代之以贺绿汀的《胜利进行曲》。

骨灰一分为二,一份送出生地湖南浏阳,埋在曾祖父欧阳中鹤墓旁;一份留北京,埋在近郊公墓。

墓碑背后刻:一九三二年五月参加革命工作,一九三八年三月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一九三九年二月八日参加中国共产党。

浔阳琵琶宫墙柳, 枯树昏鸦小桥头。 怀古悠悠已依稀, 只与今人竞风流。”

读过这篇短短的“遗嘱”,我一时无言,片刻之后觉得鼻子一阵发酸,尽力控制着自己不要让泪水滚落下来……

山尊是我的老前辈、老领导、老同事,已是一位近百岁的老人,谢世不下的又是些什么呢?常言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的言善在何处?一,他骄傲地想到自己仅仅是一名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工作者;二,他热烈地希望要在《胜利进行曲》中奋然离去;三,他深情地要求一半骨灰回到家乡,一半骨灰留在北京;四,也是最重要的,他由衷地期盼后来的人们,都能够牢牢地记住自己参加革命和参加共产党的具体时间……仅此而已。

闪光的话语

梁秉堃

纪念欧阳山尊百年



在当今黄金潮涌、物欲横流的社会背景下,人们信仰缺失,理想动摇,似乎再也听不到“有声音在前面催促我,叫唤我,使我息不下”的情形了,山尊依然留下了这些掷地有声的铿锵话语,真诚地借以警世和醒世,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吗?

有人说:“文化是骨子里的东西。一切文化倡导与建设,都要经过人民群众与历史的筛选,一切文化口号与目标,都要经人类文化学与文化史本身的客观规律的检验。一些东西存留下来了,发扬光大了,传之千古了,另一些虽然一时搞得动静很大,气势很盛,却可能被历史的河流冲刷得无影无踪。”妙极,此言不谬也!

朝花夕拾

山歌里的故乡

赖运添

最初的音符

在人生之旅的开端曾有一串串原始的音符自然拨动我生命的琴弦那不是天籁而是故乡的山歌从我姑妈的口中飘出在月明星稀的晚上在邻居婶娘的里屋在我童年睡眼惺忪的梦中时常可听到姑妈与婶娘的对唱

歌声低婉 情感饱满 里面有对生活的热爱 对爱情的调侃 对未来的憧憬 在我迷迷糊糊的梦中 似乎无法明白一首首山歌的意蕴却又感受到一种莫名的美妙 这或许就是日后 不管远走他乡还是梦回故乡 我都会滋生一种遐思的缘故

少年求学路上独行时 哼几首山歌 可以驱赶心中的恐惧 假日回家结伴放牛时 与伙伴同唱几首山歌 却是阵阵快乐满山坡 虽然这样的日子离自己远了 但对山歌里的故乡却愈感难忘 对故乡山歌的韵味更感悠长 这一串串音符的跳动 将持续在我生命的深处

持续在我对故乡浓浓的思忆中

山里人的山歌

从小我就知道 山里人唱山歌 是自然而然的 日子快活时要唱 喜事盈门时要唱 心情郁闷时要唱 唱出的是真情 洋漫的是豪爽 山里人的山歌 饱含朴素的向往 仿佛长了翅膀 飞过小溪山坡 飞扬四季神韵 岁岁年年 总有唱不尽的欢乐

山歌中的山里人 充满赤色的忠诚 俯首面对土地 土地就会长出灵感 抬头仰望星星 星星就能激发渴望 山里人的心中 装着对山外的想象 在沉静的夜晚 能听见遥远的回响

当我忍不住思恋故乡 山歌就成了沉醉的引子 使我和着山歌的节拍 糅进山里人甜蜜的梦乡